云驻盏心 星落釉表

——宋吉州窑玳瑁斗笠盏的窑火与时光

□ 张 冲

瓷承华夏

南宋吉州窑玳瑁釉，是宋代黑釉窑变美学中最富诗意的品类之一，赋予了宋吉州窑玳瑁斗笠盏神韵——窑火流云与岁月繁星同驻一器，是窑火偶成、时光加冕的珍贵遗存。

此盏为宋代经典斗笠器型，敞口斜弧腹，形似穹隆。整体施釉匀净，底釉呈沉稳温润的褐黑色，构成全器古朴厚重的底色；窑变纹理格局开阔、气韵舒展：釉面发育大片云状斑，纹理自然环绕盏壁铺展，而在盏心附近则形成四层优美的C形环状斑。

釉面之上，散落无数繁星状灰白点。星点大小疏密不均，或独居黑釉地，或依附棕褐斑纹区域，宛若缀星，动静相融，别具意趣。

一次工艺上的“偏离”

此盏不像典型器那样呈现小块状或条带状窑变，而是大面积、连贯舒展的棕色斑纹。这一形态差异，取决于施釉工艺。

传统玳瑁釉采用洒釉工艺：面釉以离散液滴或斑块形式附着在底釉上，烧成时各自独立流淌、交融，因而斑纹总是小块状、条带状、互不连属。而此盏的大面积连续斑纹，意味着面釉在施釉阶段就连续成片覆盖在底釉上了。

综合施釉痕迹与釉层结构推测，本盏面釉可能采用了二次浸釉工艺——坯体施底釉后整体浸入面釉浆中，面釉以连续薄膜形式均匀覆盖底釉表面。入窑后，这层面釉在高温下熔融、流动，与底釉发生大面积、整体性的交融，最终形成连贯、舒展的大块斑纹。斗笠盏的斜壁造型在浸釉时，釉浆因重力自然向下流淌，器物从釉浆中取出时口沿处釉层较薄、向下逐渐增厚，这种厚度梯进在烧成时引导釉流形成环状或弧形的流动轨迹。若底釉与面釉的膨胀系数差异较大，釉层在冷却过程中的收缩应力也会沿着这些流动方向释放，进一步强化环状纹理的连贯性。

这一工艺路径的选择，使玳瑁釉从“仿龟甲之形”走向了“写云水之意”。工匠选择“浸釉”而非“洒釉”，可能并非追求“更像玳瑁”，而是被这种大面积流动本身的美感所吸引。一件器物因为一次工艺上的“偏离”，摆脱制式束缚、完成审美突破，这正是宋代窑变瓷最动人的艺术内核——不拘模板、天成自然。

窑火筑骨架，时光披薄纱

显微观测，可看清此盏壁上的繁星灰白点真面目。一个精妙的双重结构——星点的“骨架”与“外衣”，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形成阶段。

星点的内核，是窑火孕育的原生钙长石晶簇。在窑内高温冷却阶段，釉熔体中的钙、铝、硅组分达到过饱和，从熔体中直接析出钙长石微晶并形成集合体。这些微晶集合体呈现放射星芒状晶簇形态，带有向外伸展的细密晶枝，晶体扎根于釉层内部，并非浮于釉表。星点随釉内钙长石晶簇分布，故而大小参差、疏密错落，宛若夜空星辰。



宋吉州窑褐棕釉玳瑁斗笠盏。**作者供图**

星点的表层，是岁月造就的富硅水合凝胶雾晕。器物烧成之后，在长期传世或埋藏环境中，釉玻璃网络中的碱金属离子与环境中H^+发生离子交换，在钙长石晶簇表面形成一层富硅水合凝胶。这层凝胶属于表生次生蚀变产物，仅仅附着在晶体表面，如同给原生晶簇披上一层薄如轻纱的雾晕。因为它本身无法形成星芒放射的晶体骨架。

繁星灰白点是窑火孕育的钙长石晶骨，再经岁月披上富硅凝胶雾衣，二者叠加，营造出独特的视觉层次——骨架是窑火的功劳，雾衣是时光的馈赠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）

鳌石赛戏：桑干河畔的“戏曲活化石”

□ 王 晨 王中力

非遗文化之窗

山西省阳高县鳌石乡有一种戏，既没有丝竹弦乐，也没有一句唱腔——一群戴着木雕面具的人吟诵着走上村中空地，大鼓沉响，锣镲粗犷，人神共观。这就是被学界称作“戏曲活化石”的鳌石赛戏，也是晋北桑干河畔独存的古老赛社祭祀剧种。

鳌石地处晋冀交界、桑干河南岸，自古边塞苦寒，旱涝频仍、风沙肆虐，先民靠农耕、戍边求生，盛行乡傩赛社。赛，意即“报赛”——丰收之后、岁时之日，献祭神明，答谢庇佑。赛戏根脉可上溯到周代乡傩（nuó）驱疫的古礼，成型于宋金，与北方赛社制度相结合，在桑干河、洋河一带流传。别处的赛戏渐渐消亡，唯有鳌石一脉传承到今天。

赛戏“不像戏”，以吟诵、道白为主，伴奏也只有大鼓、大锣、铙镲，节奏沉雄厚重。角色是判官、真武、探司、鬼卒、旱魃（bá）、毛女，佩戴木雕面具，着装粗简。戏台便是村中的空地、神庙前的坪坝。赛戏表演时很讲究，必须先演《调鬼》《列鬼》驱邪清场，才准上演正本。整场戏没有唱腔曲谱，旧时四册手抄仪式总纲已经散佚，全靠一代代传承人口传身教。近代以来几经沉浮，老艺人故去，曾一度濒临失传，直到近年抢救口述、复刻面具、组建传习班，才重新回到民俗展演舞台。

在鳌石，还流传着一则旧事。古时晋北连年大旱，桑干河水位跌落，田地龟裂，禾苗枯死，百姓求雨无门。乡中社首按古礼起赛唱戏，扮演旱魃的艺人头戴鬼面具，穿行街巷，众人击鼓追赶，最后在仪式上把旱魃“斩除”。数日之后，天降甘霖，庄稼复生。从此每逢久旱，村民便要请班子演《斩旱魃》。《调鬼》《斩旱魃》正是赛戏最核心的骨架，也是人们以此与天对话、安顿恐惧的古老方式。

民间流传最广的，要数傩鬼镇祟。先民相信，疫疠、邪祟、旱魔游荡在村落之间。赛戏里的判官、神将、鬼卒，都是神明的化身——锣鼓一响，假面登场，便是神将巡行四野、扫荡邪秽，百姓立于两侧观看，借神力护佑自身，一年少灾少病。但赛戏并不只有刚烈：老人们说，戏里的“鬼”，不是害人恶鬼，而是游荡不定的孤魂。演《调鬼》，是安抚孤魂、劝其安分，人以礼相待，鬼神各安其位，阴阳和顺，一方才能太平。驱禳（ráng）的刚烈下，藏着一份悲悯。

从酬神的古礼，到人神共观的广场大典，鳌石赛戏活生生留存了从“傩”到“戏”的演变路径。它告诉我们：戏的源头，不只是娱乐。当先民在荒旱的风沙里戴上面具、敲响锣鼓，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，与天地对话、与恐惧和解，以此仪式凝聚全村人的心。锣鼓沉缓，假面肃穆，一声声吟诵穿过千年，驻守山野之间——那是中华戏曲最初的模样，也是边塞先民对平安丰收最朴素的渴盼。

2011年6月，赛戏被列入山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赛戏的根脉没有断，下一个让它重放光华的春天，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。

（作者王晨系《山西工人报》编委，王中力系山西太原市总工会干部学校原校长）